

理性：传统与重建

LIXING CHUANT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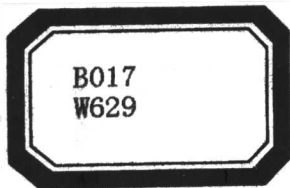
YU CHONGJIAN

文兵 著

理性之心。历史上，理性曾作为知识的来源，人的行为实践并作为追求从理性。黑格尔曾认为“西方文明的曙光”，而黑格尔对理性的认识有着根本的、根本的。本书作者认为，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联系，并根据这种认识和把握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能力。这其中包括认识理性、价值理性与审美理性。在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中，知识、成果、创造物、人类行为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能力。本书认为处理性的结果，是合乎理性的。



当代中国出版社



郑州大学

04010133021F

23

LIXING CHUANTONG
YU CHONGJIAN

理性：传统与重建

理性概念是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哲学史上，理性往往被作为知识的来源，人的行为实践往往被要求遵从理性。黑格尔被认为“西方理性主义的顶点”，而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代表则有叔本华和尼采。本书作者把理性定义为：人类在特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联系，并根据这种认识和把握指导实践，规范自身的能力。此外还包括认识理性、价值理性与审美理性。在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中，知识、成果、创造物，人类行为的规划，事物发展的规律等等，公认为是理性的结果，是合乎理性的。

文兵 著



B017
W629

00061/63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传统与重建/文兵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ISBN 7 - 80170 - 298 - 0

I . 理 ... II . 文 ... III . 理性—研究 IV . 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993 号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装帧设计 邓谱松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 行 部 电话 (010) 66572157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印张 2 插页 13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序 言

赵光武

《理性：传统与重建》一书，其基础是文兵同志撰写的富有创见性的博士论文。该文经同行专家评审和答辩考核后，作者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继续进行修正、充实与深化，现在以专著形式出版问世。

理性是哲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基础性课题。该书把这一课题与当今文化前沿中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全面、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具有基础性研究与前沿性探索密切结合的显著特点，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在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查阅、梳理大量中外文资料并充分汲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重建理性这一主题，系统地考察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观从发端、变异到确立、扩展的历史演变，从中对理性与其相关的范畴，诸如：理性与非理性、反理性，理性与感性，理性与合理性，理性与理性主义等进行了辨析；在辨析中，突破了国内学术界以往对理性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于认识领域的狭窄眼界，认为理性范畴不能脱离哲学基本问题，它总是以本体论

为基础,涉及认识论、发展观、历史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沿着这个思路,对于理性范畴的丰富内涵做了全方位的考察,把理性界定为:人类在特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联系,并根据这种认识和把握指导实践、规范自身的能力,其外延包括认知理性、价值理性与审美理性。这些论述是颇有见地的。

在此前提下,作者深入分析了由传统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及反理性主义的转向,既揭示了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又阐明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内在缺陷,如先验性、绝对性、自由的不相容性等与非理性主义及反理性主义兴起之间的逻辑联系;继之着重探讨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重建,最终落实到弘扬理性,批判非(反)理性主义思潮,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从理论阐释到付诸实践,集中体现了该书的价值取向与现实意义。

该书立论高远,视野开阔;理论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中心线索鲜明,分析论述紧贴主题,环环相扣向纵深开掘;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文字顺畅,朴实无华;理论分析比较透彻深入,富于开拓性,是一部具有较强系统性、理论性、现实性和创新性的高水平学术著作。

2003年2月25日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

第一章 理性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 /5

第一节 传统理性主义理性观的历史演变 /5

第二节 理性概念及其相关概念 /15

一、理性的概念 /15

1. 理性的内涵 /15

2. 理性的表现方式：认知理性、价值理性与审美理性 /19

3. 理性的把握方式：逻辑思维、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 /26

二、与理性相关的概念 /33

1. 理性与非理性、非理性与反理性的分界 /33

2. 理性与感性 /36

3. 理性与合理性 /38

4. 理性与理性主义 /42

第三节 理性范畴在哲学中的地位 /44

一、理性与哲学的各个层面 /44

二、理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47

第二章 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 /50

第一节 传统理性主义理性观的局限 /50

一、理性的先验性 /50

1. 唯心的本体根据 /50

2. 先天的认识能力 /52

3. 永恒的普遍原则 /54

二、理性的绝对性 /56

三、理性的普遍规定与人的丰富个性的对立 /59

四、理性与自由的不容 /62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的兴起 /65

一、非理性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自然科学背景 /66

1. 社会历史背景 /66

2. 自然科学背景 /71

二、非理性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 /76

1. 从理性的先验性到非理性的内在性 /76

2. 由知识的绝对化走向相对化 /80

3. 由普遍的人性走向具体的个人 /85

4. 由相对的自由走向绝对的自由 /90

三、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理性主义的新取向 /94

1. 彻底反理性的理论基础 /95

2. 反理性的主要表现 /99

3. 反理性主义立场的内在矛盾和困难 /108

第三章 理性的现代重建 /111

第一节 现代西方重建理性的辩证考察 /111

一、西方两大思潮中的重建理性的努力 /112

1. 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重建理性的努力 /112	
2. 人本主义思潮中的重建理性的努力 /120	
二、重建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128	
1. 科学的合理性问题 /129	
2. 理性的分裂与统一 /14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扬弃 /153	
一、重建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前提 /154	
1.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154	
2. 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原则 /163	
3.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原则 /171	
4.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统一的原则 /176	
二、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辩证考察 /181	
1. 非理性因素的实质 /182	
2. 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189	
第三节 重建理性的现实意义 /196	
一、重建理性, 清除非理性思潮的影响 /196	
二、弘扬理性, 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 /202	
主要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13	

导 言

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发生了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到 20 世纪上叶，非理性主义已形成了一股有着重大影响的思想潮流。美国哲学家布兰夏尔德（Blanshard）这样描述了当今西方的思想状况：“今天，以理性作为知识的来源和以合乎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想都遭到了攻击。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未曾有过一个时期如过去半个世纪那样，理性遭到如此广泛的、有力的、巨大的和持久的轰击。”^①按怀特的说法：“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②他这里所指的是黑格尔，而黑格尔一般被看成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顶点”。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致使理性主义的传统遭到摈弃，各种非理性因素则是被加以夸大并被推向了极端。现代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更为极端的反理性主义，使“理性”的危机进一步突现。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兴起直接是针对理性主义传统的，除了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外，主要还有传统理性主义理性观自身的一些局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护理性的地位，就必须对“理性”这一范畴进行反思。在当代西方，也

① 布兰夏尔德[美]: *Reason and Analysi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年, 第 26 页。

② 怀特: 《分析的时代》,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第 7 页。

有不少人看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局限，但又不满意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进行了重建理性主义的努力，提出了新的理性模式。但这种重建，因其理论支点的局限，并没有使理性得到维护。因此，为了维护理性及其事业，就必须廓清传统理性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批判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理论主张，考察现代西方重建理性的得失，正确阐明理性的本质。

本文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围绕西方哲学如何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转向（主要是揭示这种转向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建理性和理性主义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传统理性主义虽有弊端，但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却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和困难。本文为此专门考察了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理性主义。这一阶段的反理性主义表现得更为彻底，它要解决的就是以往的非理性主义在反对理性主义上的不彻底性。但这种新的反理性主义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本文的逻辑结论就是，理性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态度是应坚持的，但必须对理性或理性主义进行重建。

国内学术界对理性的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于认识论领域，忽视了“理性”范畴的丰富内涵。本文认为，“理性”问题不能脱离哲学的基本问题，它总是以本体论为依托，涉及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发展观、文艺观等方面。本文力图对“理性”的丰富内涵加以揭示。本文认为，理性的概念在历史上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用法，但根据传统理性主义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共性把握，可以把理性界定为：人类所特有的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般本质和必然

联系并根据这种认识和把握去指导实践、规范自身的能力。在这一定义中，理性表现为三个重要方面：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理性只是被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或阶段来加以考察。即便如此，理性思维也只是被作为逻辑思维来加以考察，忽视了人类把握世界的另外两种重要方式：即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

“理性”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性的，哲学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求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且要求改造世界（既包括主观世界，又包括客观世界），具有重要的价值规范功能 and 实践规范功能。“理性”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仅是认识论的重要范畴，而且也是价值论、文艺观中的重要范畴，也是实践观中的重要范畴。

分析传统理性主义和进行重建理性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非（反）理性主义对传统理性观的批判，采取了对理性全盘否定的态度，无疑也是把矛头对向了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正确阐明西方哲学中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转向的实质，在批判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中建设一种新形态的理性主义。第二，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体现于哲学之中，而且广泛渗透于社会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因此，正确阐明理性的本质，批判非（反）理性主义，对于清除非（反）理性主义在人们头脑中的混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重建理性观，就

在于它要求以理性去指导实践，使实践成为理性的实践。当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既违背了把握外在自然的认知理性的要求，又违背了把握主体自身的价值理性的要求。因此，确立理性的地位，阐明理性的实质，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弃之不顾，而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批判。非（反）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非理性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尤其是它与理性的关系。本文认为，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承认理性的地位和作用，绝不能否定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研究非理性因素，既是出于阐明理性的地位和作用的需要，也是出于回击非（反）理性主义的需要。

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析和对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理性主义的重建，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对“理性”并没有全面、系统地论述，这主要在于 19 世纪中后期，作为理性主义对立面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哲学还没有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在西方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因此，“理性”问题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和论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既对传统理性主义有所改造，又对非理性主义有所批判，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而且也为我们的分析和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章

理性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传统理性主义理性观的历史演变

“理性”这一概念，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先验的、不变的“理性”概念，“理性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内涵亦是如此。考察“理性”观念的演变和发展，既是我们寻求和把握“理性”概念的实质的需要，又是我们重建“理性”的需要。重建“理性”正是在“理性”本身的演变与发展中找到合理的性质。许多论者往往把“传统理性主义”就等同于“理性主义”，以至把理性本身当成传统的理性观念加以抛弃，结果很容易造成理论混乱。

理性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经历了这样几个过程：（1）发端：古希腊时期的理性观念；（2）变异：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性观；（3）确立：近代哲学的理性观念；（4）扩展：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观念。

自泰勒斯始，古希腊哲人就专注于揭示世界的本质和本

源。理性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理性概念在古希腊源出逻各斯(logos)和奴斯(nous)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正是希腊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

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逻各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加以引入和讨论。他认为,万物皆遵循逻格斯运行,人们应听从这一逻格斯。在赫氏看来,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逻格斯。显然,逻格斯在赫氏那里,根本的意义就是宇宙的法则,但同时,人应把握这种逻格斯而成为理性的人。

奴斯(也被译作“心”)在阿拉撒哥拉哲学中,有着与逻格斯十分相近的意义。在阿氏看来,奴斯“是万物中最细的,也是最纯的,它洞察每一件事物,具有最大的力量。……将来会存在的东西,过去存在过的、现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以及现存的東西,都是心所安排的”^①,因此,奴斯不仅是一种高级的认识能力,也是一种客观的宇宙法则。

理性这一概念在英文中的语词表达(Reason)和法语中的语词表达(Raison),则是直接来自于拉丁语中的ratio一词。ratio一词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中受到高度重视。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数”被视为万物的本源,而宇宙万物都是按一定的数量比例(ratio)构成的。因此, ratio一词是与事物内在的“关系”或“秩序”相联系,这种关系或秩序不能通过我们的感知所把握,必须通过人们的理智才能认识。它是经过抽象得出的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与事物的“内容”相对的一种“形式”。Ratio 一词的内涵，构成了西方“理性”概念的重要内容^①。

“理性”这一概念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中，获得了较为明确的形式。苏格拉底哲学的意义，就是通过辩证术的运用，通过对流行观念的辩证诘难和批判，引导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寻求。苏格拉底把自己的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按亚里斯多德的评价，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在苏格拉底那里，共相与个体并没有分离。但在柏拉图那里，共相成为脱离个体的实体。柏拉图对两重世界的划分，无疑是要说明，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而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只能通过理性。他认为，人应当通过理性把杂然纷陈的感官知觉集纳成一个统一体，从而认识理念。这里的理性，就是他所说的知识四阶段：即猜测、相信、了解、理解中的“理解”这一最高阶段。柏拉图认为，现实事物都是模仿理念的摹本，因而，各类具体事物的理念构成了那一类事物所追求的目标。而善的理念，则是所有一切事物都共同追求的最高目的。亚里斯多德则是古希腊理性传统的系统阐发者。亚里斯多德认

^① Logos 与 ratio，从主观的方面来看，则是指人的一种高级认识能力，这是相同的。但从客观方面来看，也就是从其所指向的对象上看，则稍有差异，一是从规律方面，一是从形式方面，来揭示了事物之“理”的内涵。但这两者又是相通的。张岱年先生在言及中国哲学中的“理”这一观念时，认为“理”有上述两种含义，但“形式与规律，实亦相通……形式以静物言，规律以动态言”。（见《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 页）。

为，哲学就是要求知，而智慧是洞察本源和原因的科学。他通过对以往各派哲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四种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亚里斯多德后来把目的因和动力因归于形式因。他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就是质料实现形式的过程，从而构成了宇宙万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其中高级的事物是低级事物的形式，低级事物是高级事物的质料。但是，亚里斯多德又认为，这个序列不能是无限的，它既有开端又有终点。这个开端就是纯质料，而终点就是纯形式。纯形式既是推动万物的最后动因，又是万物趋向的最高目的。亚里斯多德把理性与“目的因”联系起来，认为“有了这末项，过程就不至于无尽地进行；要是没有这末项，这将没有极因，但这样主张无尽系列的人是不自觉中抹掉了‘善’性（可是任何人在未有定限以前他是无可措手的）；世上也将失去理性；有理性的人总是符合于一个目的而后有所作为，这就是定限；终极也就是‘定限’”^①。在亚里斯多德这里，理性是与形式和目的相关的，“形式”则是一类事物的本质，因而是普遍的，“目的”则表明了事物运动的必然，因此，与主体相应的理性能力则是力图把握这种普遍和必然，因此，“科学就是对普遍者和那些出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②。亚里斯多德坚信，人们是可以不断获得这种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必然的知识的，

①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5 页。

② 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1 页。

因此，列宁才如此高度评价亚里斯多德：“对于理性的力量，对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①

虽然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这一重要观点已建立起来了，但古希腊哲学中的神学因素，使“理性”在古希腊罗马后期发生了变异。柏拉图的理念论经过改造，成为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中，仍然保留了“神”的观念。亚里斯多德在“四因”说中认为，“神”就是最后的动因，就是最高的理性，并把这一发现称之为“第一个最基本的原理”^②。虽然他的这个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但无疑对后来的宗教神学具有重要影响。普罗丁在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太一”说，继承了柏拉图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仍然把精神性的实体看成是世界的本原，但又力图克服柏拉图哲学中的不完善之处。普罗丁认为，柏拉图把现实事物看成是对最高理念——“善”的“摹仿”或“分有”，难以自圆其说。他提出了“太一”的“流溢”说，来克服柏拉图哲学中的困难。普罗丁把“太一”视之为宇宙创生和万物运动的根源。他的思想成为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总的来说是把信仰看成是高于理性的，理性只是为论证信仰服务的工具。虽然如此，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着理性高于信仰或者理性不从信仰的观点。12世纪的伊本·路西德提出了“双重真理”说；14世纪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6页。

②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6页。